

记述外事翻译甜酸苦辣
见证国门开放社会巨变

一个翻译的笔记 国门初开

孙文龙◎著

CHINA'S EARLY
OPENING DAYS
MEMOIRS
OF AN INTERPRETER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国门初开 一个翻译的笔记

孙文龙◎著



CHINA'S EARLY
OPENING DAYS
MEMOIRS
OF AN INTERPRETER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门初开:一个翻译的笔记/孙文龙著.--北京:

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6.9

ISBN 978-7-5034-8158-1

I. ①国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5148号

责任编辑:程 凤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100811

电 话: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(发行部)

传 真:010-66192703

印 装: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10×1000 1/16

印 张:16.25

字 数:250千字

版 次:2016年9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5.00元

文史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

1978年12月，作者和钟开龙局长陪同奥地利GFM公司莱茨纳先生游览故宫



1979年9月，访问奥地利Elin公司的全体成员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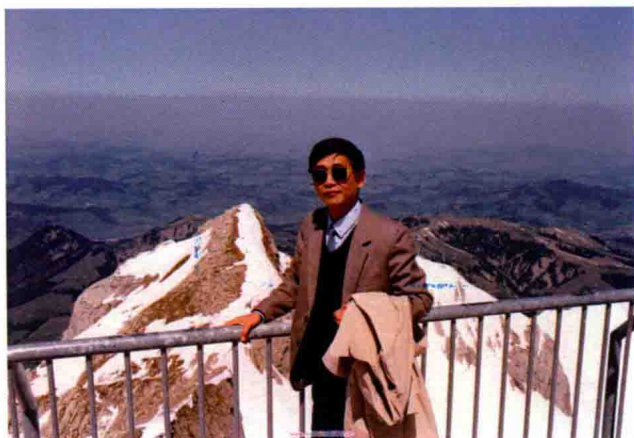
1982年9月，精锻机验收后翻译与GFM公司员工留影



1984年3月，德国科隆莱茵河畔，作者与鲍姆先生一家合影



1985年12月，在邓克教授家留影。左起：作者、霍志琴、李瑞田、教授、任福财



1989年5月，作者在瑞士森蒂斯雪山顶留影

彰显知识的尊严(代序)

竹林

2013年春节过后,我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,自报是当年父亲的学生孙文龙,说是好不容易联系上我,务必要见一面。

约定时间,果然来了这位比我年长好几岁的“老学生”。1959年到1961年,父亲在川沙县虹桥中学教语文。他是父亲班上的学生。他说那时暑假到上海市区来玩,每次都住在我家里。我很惊讶,还有这事?我家可不宽敞,你睡哪里?他说,地上铺张草席呀,王老师自己也在地上铺张草席睡的。他还说,有一天晚上,王老师说太热了,走,我带你去吃冰淇淋。他就乐颠颠跟着去了,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冰淇淋。

这一切我毫无印象,不由得问,那么我呢?当时我有没有一起去?

他笑道,你当然也去了。那时你很瘦,又瘦又小,穿着短短的小裙子,迈着两条小细腿,吃得很少。

我哈哈大笑,我吃得少?我怎么记得小时候总灌凉开水,连棒冰都常在渴望中,如果去了,难得吃一次冰淇淋,还会客气?

嬉笑中,我竭力回忆——面前这张有着些许白发、细长笑眼的脸庞,似乎幻化成一个青涩少年,腼腆地站在我家门口,朝我微微一笑,眯起了细长的双眼,而他的手里,竟捧着个金黄色的大南瓜——

那是幼时的我在开门瞬间看到过的一个形象。当时我好像不知如何是好,赶紧回头朝屋里跑,嘴里大叫,奶奶,奶奶!

奶奶把他请进屋。事后提起他,奶奶总是嘴里不住地念叨:“罪过罪过!那么远的路,抱着一个大南瓜,从川沙过来,还要过江。”可我要是说一声“送南瓜的……”奶奶就要斥责,不许没礼貌,人家比你年纪大,你该称兄长!久而久之,他就成了“南瓜兄”——对了,“南瓜兄”孙文龙,一切都对上了。

终于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你曾经给我家送过一只大南瓜？”

也许那只南瓜并不很大，但在我幼时的眼中，确实巨大无比，且焕发出金灿灿的光芒，映着已逝的岁月。后来我去安徽插队，被作为“工农兵掺沙子”学员去了《安徽文学》编辑部学习，每到周日就被主编江流请到家里去吃饭，吃得我实在不过意，在回生产队时装了一挎包红薯，吃饭时带了过去。江流就笑咪咪地接过：“这是小王的劳动果实，我收下了。”

从南瓜到红薯，抑或是那一代青年对自己恩师的一份心意吧！

他笑着点头，那笑意里依然有几分腼腆的神情。他说我父亲是他心中的“藤野先生”，父亲上课不像他们过去的老师那样就课文论课文，而是旁征博引，令他受益匪浅，以致升上高中，换了语文老师，他依然固执地到父亲的宿舍里去求教。父亲桌上的书都用牛皮纸包着，整整齐齐排成一列。但他想看哪本就拿哪本。

我说我可没这么好的待遇。我在家想看他的书都只能“偷”，而只要一“偷”必留下蛛丝马迹，然后就有一顿训斥等着。最严重的一次是，我偷了一本《鲁迅全集》拿出去看，被他老人家抓着我的衣服，把我从屋里拎到门口，扔在了走廊上。

文龙兄笑道，我看书很注意，总是手洗得干干净净，从不在书上折痕，一本书看完还像新的一样，王老师很满意。

呵呵，我那时年少不懂事，凡我看过的书，往往会面目全非，这恐怕是我和文龙兄不同待遇的原委了。

他又说，高中毕业考大学，王老师听说他报了物理系，特地把他找去，对他说：“你的文理科都不错，但在班里，物理比你好的还有；你的语文成绩不错，但以后搞文字工作，总是当秘书、教师的料。想当作家，没有大作家是中文系科班出身的。作家是生活里出来的。我看你的英语成绩在班里也是屈指可数的，到外面也能拼一拼。你不如报外语。会一门、两门外语，就比一般人多了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路。”

我父亲的这番话得到了他父亲的赞赏。但究竟报考哪一门外语，他拿不定主意，又去找我父亲。父亲对他说：“现在俄语很热，这是一时的需要，不会永远热门；英语人才，在上海滩、在全国，比比皆是。浦西许多人都会些‘洋泾浜英语’。要把英语学得出类拔萃也不容易。我看你学德语吧。德意志民族的科技很发达，机械、化工、医学、哲学在全世界都是有影响力的。你要学了德语，今后不愁无用武之地。”

因我父亲这一番话，他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系。

毕业后，文龙兄被分配到太原的一家兵工厂工作。那家厂，连厂名都是用数字来代替的，可见其保密程度；而那“通向外面世界的路”呢，则遥遥无期。

那年月，刚出校门的青年学子，如一片小舟漂浮，上无蓝天，下无碧水，只有黑云恶浪时时扑来，一不小心就会被掀翻、吞没……整整12年未开口说过德语；当然，也未见过一个德国人！工作与他的专业无关，而生活是窘迫的：妻病、子幼，远在上海浦东农村的家中尚有老父母及年幼的弟妹待照顾。

幸运的是，1978年后，他的德语终于有了“用武之地”，也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，走向“外面的世界”了……直至他到年龄退休。

现在，他有了这本书：国门初开——一个翻译的笔记！就是他的“用武”记述。

点开此书的电子文稿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文龙兄是从挖防空洞的工地上被呼召去北京，接受翻译工作的，自此开始了他人生的许多个“第一”——

比如，第一次接待从西德过来的访华团，第一次担任技术交流翻译。既是技术交流，必须懂技术；但一大堆电子计算机资料，根本看不懂；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字典，令他如获至宝，便以勤能补拙的方法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

可是，第一次从太原来到北京，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干什么？当今时代的年轻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：往返坐车6小时，用面票换来40斤大米，还是为了单位的同事！那年月，北京的大米、挂面……什么都是好的！

比如，自出校门后第一次做口译，第一次见到德国人，听到一声“你们好，请进！”的德语，其紧张兴奋的心情难抑。尽管做足了功课，一路顺畅，却在介绍宾客身份的用词上出了差错。他以自己的习惯将对方一律称之为“先生”，可是对方在提及某位时，加重了语气——“博士”！他马上敏感地改称“博士”——原来人家对知识、对学位是极度尊重的，但凡有了博士学位的人，即使上级对他也得称“博士先生”！

再比如，第一次走出国门，第一次乘坐飞机，途径贝尔格莱德、苏黎世、维也纳三个机场，所给他的视觉和心灵冲击，难以言表；几天以后，在同事们惊呼之中，他小心翼翼地在本子上写道：“从吃的方面看，这里是共产主义……”

但是外方送给他的一切礼物，连一本风景画册，回去也要上交的；外方发的六千奥先令生活费；更是一个子也不许动，回去后全部上缴；有一款手表，合人民币价值370元，回国上交后说可以175元购回，我们的作者算来算去，也舍不得下这个狠手……

总之，文龙兄的这本书，通过对自己在改革开放初期走出国门，从事翻译工作的真实生动的记述，展示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。其实，文龙兄的经历，在我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。从知识无用到有用，从思想的禁锢到眼界的放大，从生活的艰难拮据到逐步改善，一条痛并无奈、痛并希冀的路，

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的命运之路。

另外，我还想说，文龙兄为出国而学习打领带时，我家用父亲的领带扎成拖把，拖地板已经拖了好多年了。可那领带不吸水，拖不净地上的污渍。但在知识的尊严被踩在脚下的时候，父亲依然指导和希冀他的学生能突破藩篱、走向世界，这不能不令我（我想也包括文龙兄）对他老人家肃然起敬。如今，文龙兄终于完成了父亲的希冀——他以自己的脚步，彰显了知识的尊严。父亲在九泉之下，也应该含笑了。

2016年5月20日

（竹林，国家一级作家，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）

时代，历史，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。你如果不写，你留下的是一大片空白，对于你，对于他和她，对于世界，对于历史。

——王蒙：《王蒙自传·半生多事》

目 录 CONTENTS

◆ 十年打杂, 学来专业成副业 一纸电报, 唤去京城试身手

- ◇ 1 外事局来了电报001
- ◇ 2 妻子的无私支持002
- ◇ 3 打杂的岁月004
- ◇ 4 来到京师006
- ◇ 5 外事局的临时工008
- ◇ 6 初当口译011

◆ 身在北京, 方知内地京师差别 肩扛项目, 才觉外事翻译不易

- ◇ 1 困难与支持013
- ◇ 2 贫穷的太原015
- ◇ 3 “考试”之前017
- ◇ 4 真正的考验019

- ◇ 5 我累坏了 022
- ◇ 6 北京饭店经历 026

◆ 拨乱反正，老百姓脸露笑意 种瓜得豆，小翻译脚踏国门

- ◇ 1 亲历历史转折 029
- ◇ 2 自找“苦”吃 031
- ◇ 3 坚持进京 034
- ◇ 4 红头文件 037
- ◇ 5 “哼哈二将” 039
- ◇ 6 跨出国门 041

四 初到异邦，满目新鲜眼界宽 再访奥国，现场学习收获多

- ◇ 1 翱翔万里 045
- ◇ 2 六千先令，一个也不能动！ 047
- ◇ 3 美丽奥地利 050
- ◇ 4 回国以后比较烦 053
- ◇ 5 忙人一个 056
- ◇ 6 在奥地利的“共产主义生活” 059
- ◇ 7 “你掏钱，我学习” 062

五 洋设备，穷山沟安家落户 来老外，老眼光看人看事

- ◇ 1 八〇年的变化 066
- ◇ 2 分内、分外事 068
- ◇ 3 见识“三线” 071
- ◇ 4 山沟里的好日子 073

- ◇ 5 老外进山沟 076
- ◇ 6 我眼中的奥地利老工长 078
- ◇ 7 外宾乎？间谍乎？ 082

六 再接再厉，学海无涯勤作舟 亦喜亦忧，德国梦圆艰辛多

- ◇ 1 再接再厉 086
- ◇ 2 监制电视片 089
- ◇ 3 唯一的非专业学员 092
- ◇ 4 初识老教授 094
- ◇ 5 哦，德国 097
- ◇ 6 再陪老教授 100
- ◇ 7 忧喜交加 104

七 引进加速，翻译忙内忙外 观念落后，改变虚多实少

- ◇ 1 从鲁尔区到巴登湖畔 108
- ◇ 2 “整顿验收”及其他 111
- ◇ 3 二访徐悲鸿夫人 113
- ◇ 4 运城轶事 115
- ◇ 5 一个丑陋的德国人 119
- ◇ 6 忙忙碌碌又一年 122

八 领导关照，住房难题一朝破解 “大人”刁难，国外验收横生枝节

- ◇ 1 住房奏鸣曲 127
- ◇ 2 重庆来的新朋友 130
- ◇ 3 打横炮的“大人”（上） 135

- ◇ 4 打横炮的“大人”（下） 138
- ◇ 5 友谊与亲情 142

九 频出国门，项目多变积累经验 难得闲暇，家庭受累有苦有甜

- ◇ 1 忙与闲 147
- ◇ 2 出国不再神秘 150
- ◇ 3 半年多事 155
- ◇ 4 工作、家庭难两全 158
- ◇ 5 相对轻松大半年 161
- ◇ 6 晋升高级职称 164

十 十载磨炼，技术翻译渐入佳境 一朝经历，纷繁世事终生难忘

- ◇ 1 信心满满 168
- ◇ 2 初涉瑞士项目 171
- ◇ 3 第十次出国 175
- ◇ 4 初到瑞士 178
- ◇ 5 世事纷繁 181
- ◇ 6 难忘那些日子 184

十一 意外连连，梦圆北欧南欧 忧心忡忡，国企何去何从

- ◇ 1 解闷休闲的日子 188
- ◇ 2 接二连三意外事 190
- ◇ 3 既当翻译，又当“导游” 193
- ◇ 4 国企员工的无奈事儿 197
- ◇ 5 三赴瑞士 199

- ◇ 6 苏黎世—哥德堡—日内瓦—威尼斯—罗马行 …… 202



人际交往, 自有多多趣事 职务变动, 难免阵阵涟漪

- ◇ 1 好消息、坏消息 …… 206
- ◇ 2 舌战米特尔 …… 209
- ◇ 3 机灵大胆能干的年轻人 …… 213
- ◇ 4 曾经向往的地方 …… 216
- ◇ 5 从德波边境到莫斯科 …… 219
- ◇ 6 九一年过得好快 …… 223
- ◇ 7 风吹草动换新岗 …… 226



公派出国门, 收官奥地利 自砸铁饭碗, 辞职军工厂

- ◇ 1 虚惊一场 …… 230
- ◇ 2 开发“两头忙”, 两头白忙 …… 233
- ◇ 3 内伤 …… 237
- ◇ 4 不变初衷 …… 240
- ◇ 5 人往高处走 …… 243

- 后记 …… 248

十年打杂，学来专业成副业 一纸电报，唤去京城试身手

1 外事局来了电报

时间回到1978年9月28日上午。我正在太原市北城区（现杏花岭区）敦化坊地区参加挖防空洞的劳动。247厂设计所的领导派来一位女同事找见我，说：“小孙，刘所长让你赶快回厂去。部里来了电报，要你去北京。”

我一惊一喜，就和在工地上的室主任曹富德打了个招呼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骑上自行车，回到胜利街上我们的办公楼。

这个时候，给全国人民带来无穷苦难的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结束两年了。但是，人们周围的环境还是两年前的模样。太原人好在居住地的四周围围墙，大院四周是大围墙，小院四周是小围墙。这些围墙正好成了刷标语口号的好地方。文革期间，人们就生活在标语口号的海洋里。现在虽然没人再去刷新的标语口号，那些墙头标语的红字已经风雨侵蚀而斑驳暗淡，但字迹依然分明。人们仍能到处看到文革特色的标语：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”“深挖洞、广积粮、不称霸”“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”“要准备打仗”。

我们正是按照中央“要准备打仗”的大政方略参加挖防空洞劳动的。巨大的防空洞工程是由太原市政府统一规划的。工程分批、分段由各企事业单位承包，247厂承担的工程又分批、分段由各车间、科室包干。从9月7日起，轮到我们的工程段了。设计所的全体员工，除老弱病残外，全部放下工作，上防空洞工地劳动。全所人员分成四班，不分昼夜，人歇工具不歇，挖土垒石，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。

进京的消息让我又惊又喜，来得太突然，事先没有一丁点儿风声，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；但我猜想是让我去北京部里做翻译工作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。我的大学同班同学陆幸福已经在部里当了几年翻译。我非常羡慕他。

我在所长办公室见了刘馈余所长。这是一位膀阔腰圆的老兵工，五十出头年纪，有点儿秃顶，络腮胡，大嘴巴。他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其布中山装，戴一顶一样

是蓝卡其布的解放帽。他见我来了，招呼我坐下，乐哈哈地说：“小孙，北京部里来了电报，要你去参加接待外宾，不知道你家里情况怎么样，你能去吗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从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抽出一张字条来，递给我。这是一张邮电局送来的标准的电报收文纸。四位数的电报码已经译成汉字，内容是：

请通知 247 厂德语翻译孙文龙持进京信 10 月 3 日到部参加接待外宾工作

发电单位是“五机部外事局”。

我看着电文，心中一阵激动。我盼望的消息终于来了。但我很快又踌躇起来，妻子有病在身，行动不便，儿子才四岁多一点，我要到北京去工作，时间短不了，我能离得开家吗，妻子会答应吗？想到这里，我手捏着电报纸对刘所长说：“我回去和爱人商量一下，马上给你个信。”刘所长说：“正是。我们就担心你爱人的身体情况。你赶紧回家去，商量定了，马上告诉我，干部科还等着我们回话呢。”

2 妻子的无私支持

我拿着电报纸回了家，妻子见我半中间从外面回来，有些奇怪，问：“今天收工怎么这样早？”我说：“是刘所长派人把我从敦化坊叫回厂里的。部里来了电报，让我去北京参加接待外宾。刘所长叫我回来和你商量一下，家里能不能走得开。”我说这话时，已经完全没有在所长办公室刚见到电报纸时的激动样子，说话非常平静。

没想到妻子听我这么一说，她激动起来，眼睛一亮，惊讶地笑着说：“真的让你去北京？这下总算可以像你同学陆幸福一样当翻译了。把你耽误了这么多年，有这样的机会，为什么不去？去！”

在我妻子的心目里，我的大学同学陆幸福是我的楷模。我和同学们称陆幸福叫小陆子。1968年3月，小陆子和我坐同一班火车离开上海到太原报到。我分配在247厂，他分配在245厂，都是属于五机部的兵工企业。247厂的前身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兵工厂，在市内；245厂是生产火炸药的，在太原郊外的山沟里。比起我来，他那边生活条件更差，所以小陆子断不了要进城来办事或买东西，有时候就来我家歇歇脚，所以我妻子早就认识他。有一年，那时我还在247厂政治部宣传科跑腿，跟着党委书记梁乃强在车间“蹲点”、写材料。山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来了两个人，找到我们厂干部科，点名要借我到北京五机部做翻译去。干部科和厂领导商量后告诉他们，孙文龙随梁书记在车间蹲点，走不开，你们到其他厂借翻译去吧。结果“省国防工办”